

世相百态

学农忆往

■吴毓文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家迁至郊外农村，读书也在乡村学校。每到三夏、三秋、双抢时节，学校就组织我们去合作社劳动——捡麦穗、拔秧、割稻、打谷、撒猪粪等，这些农活我都体验过，每件都藏着独特滋味，成了刻在记忆里的时光碎片。

农民收割后，田里总会遗落些零散穗子，为了不浪费粮食，学校常组织我们在抢收后挎上篮子去捡拾麦穗稻穗。低头、俯身、搜寻、捡起，动作简单到没技术含量，全靠耐心仔细。我总觉得这活儿单调又枯燥，偏偏这任务从不少，最后拾来的穗子统一上交合作社，倒也多了份集体仪式感，学生的品德记分也和捡麦穗多少挂上了钩，让我不得不格外重视。

最难忘的是那次芒种时的拔秧。彼时六月初，天气乍暖还寒，老话说“不吃端午粽，棉袄不能松”，透着寒凉的秧田边，我们见农民阿姨姑嫂坐在小凳上，埋头弯腰拔秧，一片绿茵茵的秧苗迎风招展，好似欢迎着我们。

可我心里忐忑，早有同学说水田有蚂蝗，知道它会钻进皮肤吸血，我吓得不敢下田。又听同学说，口袋里装包盐就能防蚂蝗，农田离家近，我撒腿跑回家舀了一勺盐装口袋，赶回来卷起裤管，颤巍巍踏进水田。水凉得扎皮肤，我学着农妇的样子，把小铲子插进秧苗根部，轻轻撬松泥土，再拔出几株后捆成一扎放筐兜。

双脚踩淤泥，小心忙着拔秧，还生怕蚂蝗钻进腿。秧苗要几棵一拔，保证根系完整，不仅是技能考验，更是胆量挑战，这也是我唯一的拔秧经历。

插秧是另一种劳动体验。踩在泥田里，弯腰俯身，手里分出几株秧苗插进水里，既要控制间隔，又要掌握深度，做到“抛掷不停手，左右无乱行”。刚干了半个时辰，我的腰就酸得直不起来，看着自己前面插的秧苗

歪歪扭扭，又赶紧上去补插扶正。那一刻，真正懂得农民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艰辛不易。后来高中毕业后我去上海市农机修造厂读技校，厂里专门制造插秧机，之后看着插秧机代替人工插秧，我心里满是欣慰，农民们终于可少受累了。

秋季收割的场景，至今想起来还带着汗水的温度。老师先带我们去合作社领镰刀，让我们在磨刀石上把刀刃磨得锋利，还反复叮嘱安全，以前曾有同学不小心割伤过大腿。磨好刀，我们排队走进金灿灿的稻田，秋日的阳光洒在稻浪上，满是丰收的景象。我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，侧腰抱起一捆稻秆，镰刀落下，“喳喳喳”的声响里，稻秆应声倒地。

拱腰屈背割了一会儿，脸上就冒汗了，渐渐汗流浃背，抹一把汗珠，看着同学的背影，又弯腰紧追慢赶……好在如今田里都是收割机，鲜见人工割稻场景了。

读技校时，双抢时节我们还去颛桥乡劳动，住的是乡村仓库，睡的是地铺。班长刚到颛桥农庄就急性腹痛被送进医院，让我们人乡就见识了劳动的“下马威”。盛夏午后，刚睡好午觉，我穿起旧军衣、蓝军裤，戴着草帽，扎紧了裤管袖管——那时没防晒衣，也没防晒霜。烈日下，我们沿着没树荫的乡间大道走到打谷场，在脱粒机的轰鸣声中、尘土飞扬中，我和同学们拿起一捆捆稻束放在机器上脱粒，稻秆在滚轮上不断翻转，谷粒全脱落下来，飞扬的谷粒溅到脸上手上，生疼生疼，连眼睛也睁不开，耳朵嗡嗡作响……傍晚回到住处，我脱下军装，上面满是白花花的盐渍汗斑。简单吃了晚饭，躺在地铺上，望着天窗外的满天星辰，沾枕就睡，一夜酣梦。

那些在田里劳作的日子，苦是真苦，可如今回想起来，却成了最珍贵的记忆——拾麦穗时的细心，稻浪里的坚持，脱粒机前的汗水，都是青春里最踏实的磨炼。

意犹未尽

师恩难忘

■刘芳文

在求学的路上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老师。我在求学之期，遇到了一位从未谋面但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恩师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上小学时开始学写作文，这是令我头痛的事。一直到高小，周五老师布置写作题目，我看到后就发愁，下笔时老感到无法可说。那时既没有这样那样的作文大全，更没有作文家教，只能靠听老师讲解和课堂上读些同学写得好的作文。

升入高小后，随着对学生作文要求标准的提高，作文在语文总分中的权重也愈来愈高。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，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边走边看一本经过批改且用完了的作文本。我一看这是他在初一就读的哥哥写的作文。于是请求借阅，获准拿回家如获至宝，连夜认真阅读每一篇。其中，有一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是一篇记叙文，题目为《记难忘的一天》，此文得分并不高，为82分，但老师的评语却写了近一整页。我反复阅读作文，反复揣摩老师评语中的每一句话，逐渐悟了一些道理和技巧，一时颇有顿开茅塞、醍醐灌顶之感：记叙文的要

素要齐全，中心思想要鲜明突出，段落要自然有序，词句表达要优美，作者用的好的表达老师均用红圈画出，需要展开叙述的老师用省略号标注；需要详写的就详写，需要略写的就略写，详略要得当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的写作慢慢就上路了。后来在《少年报》上看到好的表达就剪下来，日积月累，写作时有了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随着对写作兴趣的提升，作文成绩逐步提高，有时老师作文课上讲评时还拿我的文章读给大家听。如此良性循环，使我信心大增，不仅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作业，还自拟题目多练习，有点“熟能生巧”之感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升初中的入学考试中，语文和数学双双获得了好成绩。

上初中后，根据入学语文成绩，被选到了学校通讯报道组。经过历练，我写的稿子还经常被县广播站录用，为学校争了光。初中开学后，我到处打听寻找同学哥哥的这位语文老师。可惜，人事科的同志告诉说，她已因需要调至烟台工作。毕业后参军入伍，更失去了面见请益、聆听教诲的机会，这是我至今仍萦念于心的一大憾事。启蒙之教的师恩使我终生难忘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百炼成钢(五)

■叶良骥文

今天的任务是给厂里的大烟囱换新的避雷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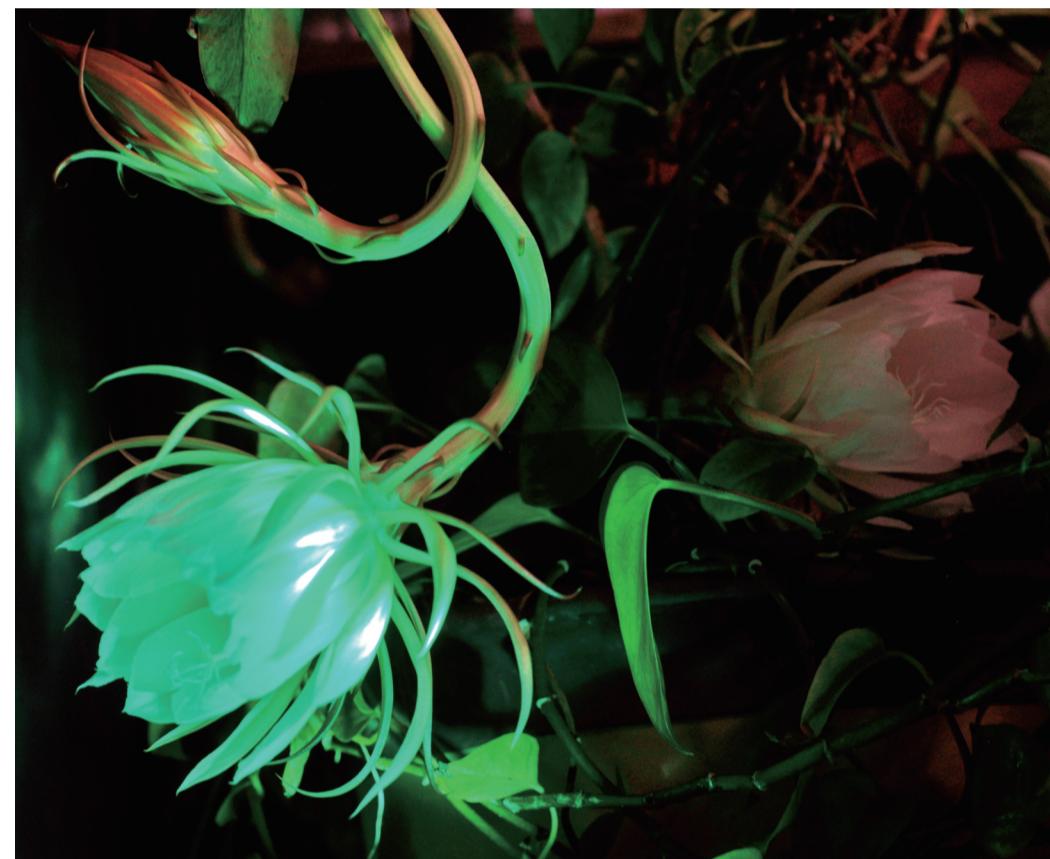
大烟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，已用了近四十年了。师傅背了一卷四分宽的扁铁，我背着各种工具，一起来到烟囱下。

抬头一看，烟囱足有三十几米高，贴着烟囱装着一排直上直下的铁扶梯。师傅带头顺着扶梯爬了上去，我紧随其后跟着往上爬。爬

到一半时，无意之中往下一看，发现下面的一切都变得很小，一阵风吹过，仿佛烟囱扶梯都在晃动，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下意识地双手紧紧抓住扶梯。

一抬头，才发现师傅已经快到顶了。我收敛心神，赶紧朝上爬去。可越往上心里越慌，越往上风越大，我喘着粗气，听到心脏咚咚咚地擂鼓，两条腿不争气地拼命抖。

师傅大声说：不要往下看，马上



昙花开 ■董颂三

生活故事

老伴护工

■王克文

看到“失踪”了两个月的阿大，我吓了一跳，人瘦了一大圈，两眼无神，下巴上满是胡茬。

急问何故？阿大长叹一声，慢慢道来。两个月前老妻去菜场，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在邻居的搀扶下回到家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阿大问啥情况？老妻答感觉腰断了，钻心般疼。阿大心急火燎叫来120，送老妻进了医院，检查结果——腰椎第二节骨折。

骨科医生一脸严肃地告之阿大，平躺是最好的治疗，等把病人骨折部位用腰托固定好后就不能乱动了，并嘱最少六周。医院流程全部结束，120再将老妻送回家。这一来一去把年近古稀的阿大折腾得精疲力尽。这还没完，接下来联系家庭医生上门，开药、吊针、插导尿管，现学简单的护理常识。阿大明白，今后六周里老妻24小时日常护理，全由他一肩挑了。从那天起他的身份也从老公变成了护工。

阿大说，第一天最难熬，看着躺在床上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的老妻不知所措。尽管她咬紧牙关，用力

挺着还是敌不过腰椎断裂带来的锥刺般的疼。即使吊针里有止疼药，也无济于事。老实巴交的阿大只能让老妻口中咬着一条小毛巾，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，不停地安慰她，看着老妻的眼泪顺着眼角无声地流下，阿大心如刀绞。

这一天，老妻是疼得睡不着，阿大是怕出意外不敢睡，熬到第二天，阿大连眼皮都睁不开。

坚持到第二天早上，家庭医生上门换药，换上去的吊针里添加了消炎药和镇静剂。没多久，老妻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阿大赶紧下单买来可弯折吸管，解决了她的饮水问题。家庭医生说，72小时后可以适当向两侧微调一下，腰后一定要用枕头做支撑，时间也不宜太长，腰椎的恢复还要以平躺为主。

就这样，除了每天上午家庭医生按时来给老妻做检查，剩下的零零碎碎就由阿大按部就班地完成。

清晨，老妻睁开眼睛，阿大先用干净的小毛巾裹住食指沾淡盐水擦拭口腔，然后洗脸毛巾洗净拧干，先从眼部轻擦，再朝上擦额头、擦脸部，最后擦耳朵和颈部。擦拭身体的时候，用拧干的热毛巾包住手掌伸到衣服里面去擦。喂饭也有讲究，喂饭的勺子最好用密胺的，用金属太硬硌牙。每三天还要提醒家庭医生用生理盐水“冲膀”。

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其实都有“技术含量”。每天还和老妻唠些家长里短的事，手机上有“搞笑”的段子也会转发给她，用来分散对伤痛的注意力。

三天过去，老妻的伤情渐渐稳定。平躺时的疼痛也大为减轻。阿大总结了一下，尽量和老妻保持同步，老妻醒着阿大干活，老妻睡了阿大也睡。为了给老妻解闷，阿大网购了个手机架，解放了老妻的双手。一个星期后，老妻自己在床上可以慢慢地侧身了，但需要阿大的“推波助澜”。

每天的膳食也颇费周折，除牛奶鸡蛋，三餐也要下功夫。清淡可口，还得翻花样。食材必须新鲜，还要高钙、高蛋白、高叶绿素。

每天上午，阿大风雨无阻地去农贸市场打卡，把新鲜的荤素烹调好，在饭点前端到老妻床头，把饭菜拌匀，一口口喂入口中。几十年的厨艺“修炼”，烧几样家常菜还是信手拈来。

很快，四周平躺到期，在阿大的精心护理下，老妻能侧身下床，自己扶墙上卫生间了。

平躺满六周后又去了医院做检查，片子显示受伤部位的裂缝已基本愈合，再躺几天就可以渐入康复阶段了。整整一个半月，老妻吃了苦，阿大受了累。

俗话说，老伴老伴就是不离不弃扶助，在另一半需要照顾的时候，尽心尽责，老来相“伴”。